

銮 辇 之 仪

旧时，合浦女子出嫁都有车驾仪仗，那架势跟皇后的銮辇之仪差不多。婚礼队伍的前头，有两个人鸣锣开道。紧跟大锣后面的是八面五彩长旌，两面飞风旗；长号、大笛、横箫、唢呐，八音鼓乐响连天。新娘坐的是八人抬的大红花轿，轿顶正中，饰以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顶子；轿顶四个角上，各有一只翘首欲飞的金凤凰；轿身上绣满了鸾凤和鸣的图案。轿子前头，一人高举红罗遮阳伞；轿后紧跟着伴娘和送亲人的便轿及旌使；最后是一群抬送妆奁的脚夫。俨然是皇后的銮辇之仪。

为何合浦之女子出嫁能行皇后的銮辇之仪呢？这里面有个故事。

传说清代乾隆初年，廉州府党江地方出了个女子，人们管叫看鸭姑。看鸭姑自幼父母双亡，依靠哥哥拉扯成人。由于家贫如洗，无力偿债，兄妹双双被迫为财主打长工。常言道：“长工苦如牛，丫头贱过狗。”兄妹俩累死累活，还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尤其这个七八岁的妹仔，光着身子为东家放鸭，没有一件衣服遮羞，着实可怜。幸好财主家有个好心的奶娘，把东家抛弃的碎布片，红一块绿一块地拼起来为她缀成了一件“百衲衣”。从此看鸭姑就穿上这件衣服去放鸭。白天，她把鸭群赶到远离人村的滩涂边、田野里去放牧，衣服汗渍了就解下来洗净晾在鸭鞭上。这件五彩斑斓的衣服被风一吹，飘飘拂拂，远远望去，真有点象大清王朝的龙凤旗。

鸭姑放鸭整七年，风霜雨露受熬煎。养大肥鸭无计数，生下鸭蛋万万千。苦命人啊，这些日子何时挨个完！

俗话说：“富人福常双至，穷人祸不单行。”看鸭姑十四岁那年，不幸哥哥积劳成疾离开人世，丢下细妹孤苦伶仃。财主不顾她哭得天昏地暗，竟把她卖给了府衙一家店主做丫头，离了狼窝进虎口，吃完苦胆食黄连。老板娘是个“母老虎”，看鸭姑度日如度年。五更天就干活，烧开水，倒痰罐，端尿壶，侍候主人忙得困

团转。

到了中秋节，主人一家到阳台上赏月，看鸭姑却还得搓炮卷烟花。大街旁，店门前，烧番塔，点袖灯；鞭炮劈啪响，烟花满天飞，看鸭姑再也按捺不住了，顺手拿起几支烟花和一排小炮，偷偷溜出门……。一会，主人叫斟茶，连叫三声不见人。这时，鸭姑正玩得高兴，背上突然挨了几鞭，她回头看见“母老虎”，转身急往街尾跑。老板娘一面追赶一面喊：“打死臭肉贱骨头”，幸亏鸭姑跑得快，拐弯抹角翻过墙，躲进一座大花园。原来这是府衙的大后院。

知府携同眷属正在花园里赏月。看鸭妹的哭声惊动了知府和内眷，使妈循声找到了鸭姑，把她带到知府大人面前。鸭姑便向知府一家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。小姐听了流着眼泪，央求阿爸收留她。夫人爱女心切，当下派人送去赎身银，留下鸭姑侍候小姐。

转眼过了三年，看鸭姑长得比知府的千金还际致两三分。恰好这一年，皇上要选美，但凡五品官家女，一律要选送。这样一来，看鸭姑便作为侍女随小姐上京候选了。一路上，那位弱不禁风的千金，经受不住旅途的辛苦，染病归天了。老爷又悲伤又焦急。他想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但女儿的名字早已上送，到时无入应点，欺君之罪可不是玩的。他冥思苦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恰好看鸭姑送茶进来。他顿时眼一亮，计上心来——何不认她做女儿，顶名去应选？

到了选妃那天，三百多位官宦之家的千金列队殿下，等候太监唱名上殿，待皇上亲自挑选。看鸭姑站在最后排，老半天还叫不到她，心理想：皇帝老官啥个样？预先瞧瞧。她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还是瞧得不真切，于是，便撒起村姑的野性子，卷起袖子，撩起裙子，抱住身边的一根盘龙柱子，“嚓嚓嚓”地爬上了半截子，斜着身子，仰着脖子，放肆地瞄着殿上的皇帝老子。再说那皇上日睹了二百多泣美貌女子，始终选不中一位称心的妃子，再也耐不住性子了，他情不自禁地往殿下看了一下，哦！龙柱上贴着一个人，俨然一只展翅的金凤凰！皇上不

觉皱眉稍展。身边的司天监最善观颜察色，便乘机献媚道：“此谓金凤朝龙，乃早得龙种之兆也！”皇上听了，龙颜大悦，马上宣看鸭姑上殿。啊！果然花容月貌，国色天香，皇上当即策封看鸭姑为西宫娘娘。

知府大人一旦做了国丈，那种兴头自不必说了。而看鸭姑深居宫阙却觉寂寞无聊。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却比不上家乡的水鱼咸虾；穿起绫绮凤袍，常想起那件百衲衣；御花园景色虽好，哪能比得上海边风景？自己没有多少快乐也还罢了，又怎么能使穷苦的乡亲姐妹享受一点快乐？她思忆着，一定要让家乡的姐妹们出嫁时能荣耀一番。

一天，她陪皇上饮酒，皇上向她问起乡间嫁娶的风情。她便乘机启奏，请求皇上把銮辇之仪赐给合浦的出嫁女子。那乾隆原本是个多情男子，对女子特别好感；又自知是汉人的骨血，对汉民亦无介意。一时心血来潮便开了恩。从此，合浦女子出嫁的銮辇之仪，便一直流传至解放初。

口述者：蔡锡忻。

搜集整理者：陈衍梧，男，三十八岁，大专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营盘中学教师。

陈润儒，男，四十九岁，大专文化，汉族，合浦一中教师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。